



祭中郎文集卷之九

東白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
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
有墉堵川有墊下漑灌之便形趨不至明哲君子勗業
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
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
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
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漑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

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
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得雲勤恤人
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
而不行焉遂認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
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
方略大吏麴遂令五瓊揣度計慮揆程
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
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
土基趾功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
陂會之於新渠流水門通窳瀆洒之
於畝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
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
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

謳談塲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采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
莫脩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
立我畝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
我壤旣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旣富且盈爲酒爲釀
烝畀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銘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
爲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爲丞相封北平侯其後

自河內遷于茲土世為顯姓掾天姿恭恪宣慈惠和允
恭博敏惻隱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閨庭損用節財以贍
䟽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知名彰不飾行著可謂仁
粹淑貞自然之素者已論者嘉之州郡禮招署致掾史
沉靜寡欲不求榮祿是以豐於天爵薄於人位某月日
遭疾而卒掾孫翻以貞固之質受過庭之訓獲執戟出
宰相邑遷大守得大夫之祿奉蒸嘗之祠尋原祚之所
由而至於此先考積善之餘慶陰德之陽報乃於是立
祠堂假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辭曰

於惟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
行惟模則篤垂餘慶貽此燕翼邈矣遺孫用懷多福
刊名金石流于罔極

袁滿來碑銘

茂德休行曰袁滿來太尉公之孫司徒公之子逸才淑
姿實天所受聰遠通敏越齟齬在闕明習易學從誨如
流百家衆氏遇目能識事不再舉問一及三具始知終
情性周備夙有奇節孝智所生順而不驕篤友兄弟和
而無忿氣決泉達無所凝滯雖別帶之中土校材考行

無以加焉允公族之殊異國家之輔佐衆律其器嘉嘉
其良雖則童稚令聞芬芳降生不永年十有五四月壬
寅遭疾而卒旣苗而不穗凋殞華英嗚呼悲夫乃假碑
旌于墓表嗟其傷矣惟以告哀

童幼胡根碑銘

故陳留太守胡君子曰根字仲原生有嘉表幼而克才
角犀豐盈光潤玉顏聰明敏惠好問早識言語所及智
思所生雖成人之德無以加焉稟命不長夙罹凶灾年
七歲建寧二年遭疾夭逝慈母悼痛昆姊孔懷感強祿

之親愛憐國城之乖離乃權宜就封二祖墓側親屬李
陶等相與追慕先君悲悼遺嗣樹碑刊辭以慰哀思辭
曰

於惟仲原應氣淑靈實有令儀而氣如瑩明之之性
與體俱生聞言斯識覩物知名傳者太勤受誨則成
柔和順美與人靡爭忿不怨對喜不驕盈當受永福
爲光爲榮如何昊天降此短齡惜繁華之方曄兮望
嚴霜而凋零嗟童孺之天逝兮傷慈母之肝情從皇
祖乎靈兆兮庶神魄之斯寧哀慘戚以流涕兮念汚

軫之不呈顧永懷於不朽兮乃託辭於斯銘

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維光和七年司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于南山諮之羣儒假貞石以書焉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曾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章婚姻帝室世為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性妙角犀豐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言幼從師氏

四禮之教早達窈窕德象之儀及笄求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饋後生仰則以為謀憲自公歷據王官至宰相夫人營克家道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隱活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驕逸之猶婦妾無捨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光寵獲福祿之豐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於蚕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求懿等追想定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脩宣慈惠和

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小子蒙昧以彪
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
几遙虛設幃帳空陳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颻
焉所安神兄弟何依姊妹何親晞咷切怛曾不我聞
吁嗟上天何幸而然傷逝不續近者不旋

濟北相崔君夫人誄

維延熹四年故濟北相夫人卒嗚呼哀哉世喪母儀宗
殞憲師哀哀孝子靡所瞻依凡百赴吊至止增悲投涕
歔歔共叙赫姿乃作誄曰

清和有鑠時惟哲母令儀令色爰以資始塞淵其心
淑慎其止于母斯勤在子斯敏仰覽篇籍俯覽絲泉
多才多藝于何不有休譽邈焉允女之英乃及崔君
惟德是行其德伊何實明實粹虔恭事機契闊中饋
敦此婉順疾彼攸遂思齊徽音晨興夜寢穆穆其猷
莫之與二天祚明德底之方穀於赫崔君膺茲祉祿
夫人有胤翼此清淑仁風溫潤義惠優渥推恩中外
施浹族食不兼膳服不織縠以儉為榮以奢為辱
堂堂其胤惟世之良于其令母受茲義方訓以柔

董以嚴剛怒不傷愛喜不亂莊納之軌度終然允藏
是用登濟享其寵光雖則崇盛猶匪寧息同其婦子
茂師其職服貴無荒尊不舍力密勿不忘惟德之極
昔在共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矧茲夫人
帝室命婦猶日孜孜復禮克己人亦有言仁者壽長
宜登求年黃耇無疆昊天不吊降此殘殃寢疾彌留
粹爽悴傷慘怛孝子惴惴其惶靡神不舉無藥不將
嗚呼哀哉于是孝子長號氣絕復蘇號呼告哀不知
其辜昊天上帝忍吊遺孤尋想遊靈焉識所徂嗚呼
哀哉既殯神柩薄言于歸冢宰喪儀循禮無遺切切
喪主瘠羸哀情兮長慕涕兮無晞行旅揮涕千里
于谷乃謀卜筮言考其良逝彼北域于時翳藏冥冥
窀穸無時有陽燈燭既滅馬道納光形影不見定省
何望嗟其哀矣不可彌忘日月代序古皆有喪由斯
夫人榮烈有章配彼哲彥既隆且昌顧景赫奕饋供
孔將惟以慰懷庶無永傷嗚呼哀哉

蔡中郎文集卷之九終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

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之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明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

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玉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
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
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
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
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
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
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
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于是相禮日中

出南闈見九侯及問于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
入出北闈視帝節敵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
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
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
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
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
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
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

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
養老乞言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
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
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
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
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
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
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

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
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
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釋奠於學以訊讖告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乎
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
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讖告者也禮記曰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
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

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
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
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
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
圓蓋方載十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
十二室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
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
以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

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
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
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
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
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
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
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
曰王用亨于帝吉子盍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
頊歷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

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大史守
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
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
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歷
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
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
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誦職司與周官合周
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

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
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
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
而徇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
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
興君人者召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
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
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
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

或曰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問不宜與記書雜錄竝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皆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緒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寤庶幾頗得事情而訖

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于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叅以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曼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競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賸辨物多講前言往行之流也苟使學者以為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

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竝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強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踈闊廢弛固不用也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中雨水為三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

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珪璧更皮幣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與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弊代牲章亦因於高

謀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宮令申宮令謹門閭今日門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問里門非闈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駟咸駕今日六駟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駟故知六駟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

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裁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築者裁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

陰至夏節太陽行六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夏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早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礙不得分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亦分為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

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斬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曰未

齊中良集 卷之十一
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酉雞可以為夏食也
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
畜之大者四時之性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
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
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
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
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
合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
術故予略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
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與更相
似書曰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
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
是更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
在下也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蔡中郎文集卷之十終

蔡中郎外傳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
 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
 元首代作心膂天之丞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
 懿巍巍特進仍踐其衛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
 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軋台窮寵極貴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
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
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
儒竝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
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
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
功一旦被章陷沒幸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
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
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

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
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復重刑已出轍門復聽續鞠
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
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徒
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憔悴無心復能操筆成草
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過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
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雖
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
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

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等筆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筆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湏刑竟乃因縣道具以

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遂為隨軀癯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謹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

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叅以璽書以
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
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
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官五
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
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
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

勅陳留太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
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邁淫雨之經時塗屯邇其蹇連兮潦
汙滯而為災馬桀蹇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弘慮
以存古今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于大梁兮誚無忌之
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忽朱亥之篡軍歷中年之舊城
兮憎佛盼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
圃田而輒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兮愠
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吊紀信于滎陽降虎牢

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榮勤諸侯之遠戍兮後申子之
夷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凌高
兮陟葱山之荒峭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
迥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谿
壑實其杳冥迫嗟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檣櫓樸
而楸栝兮被浣濯而羅布且茨與與臺茵兮緣增崖
結土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
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
人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脩執以增舉兮邈

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颺涌兮氣慄慄而厲涼雲鬱術
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
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哀周之多
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逸兮唁襄王於壇坎
悲寵妾之爲梗兮心惻愴而懷燥操舫舟而泝湍流兮
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
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
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
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爲害

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霖雨之溱溱潞阻敗而無軌兮塗
寧瀉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
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憤行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
殷殷并日夜而遙思兮霄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
今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見
陽光之顛顛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
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竝集貴寵扇以
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桀驅而兢
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清嘉穀于禽獸兮

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于便辟兮糾忠諫其侵急懷伊
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耻其既遠兮常俗生
於積習周道鞠茂草兮哀正路之日忽觀風化之得失
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其
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
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
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
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
旋言復我心胥兮

短人賦

侏儒短人憔悴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
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
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么劣厥儂
窶嚙噴怒語與人相距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
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
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鷄兮鶩鴛鷓鴣兮鷄鷄鳴冠戴勝兮啄木
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即且蠶中蛹兮蚕
蠕須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閭兮梁上柱弊齧頭兮斷
柯斧鞞鞞鼓兮補履撲脫椎杓兮擣衣杵視短人兮形
如許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
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
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
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
書書上竟何如上有加飡食下有長相憶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
 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頡若
 黍稷之垂頡蘊若垂蛇之焚縕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
 頸脅羽異勢以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
 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
 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翺翺遠而望之若鴻鵠群遊絡
 繹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
 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
 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禱
 華豔於純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
 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
 象有度負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
 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
 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
 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

設張庭燎飛烟斬品崔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
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
譎誕不可勝原研彙所不能計筆賜所不能言何草篆
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
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釋詞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之徒設
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辯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
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

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
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
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
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
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
淵抗志高宜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匿清宇
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
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

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六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鬪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幸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矢矢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壅渠駮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

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麤宿統
則微陰萌蒹葭蒼蒼而白露凝寒暑相催陰陽代興運極
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
隆隱天之高折絙地之基皇道推融帝猷丕顯泯泯庶
類含其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
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
端委縉紱鴻漸盈階振鷺充庭璧猶鍾山之玉泗濱之
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
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儼狁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
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
臣闕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
自從攝瀆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
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
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
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絜乎煌煌莫非華榮
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
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

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
乎近貴之舉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膺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騫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
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
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
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
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
惧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
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

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
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
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
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
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闔乘天衢擁華
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
之圖也動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路不除踊躍

草萊秣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弃此焉
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
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
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倕
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
曠取右於禽囚弓父必精於筋角似非明勇於赴流壽
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
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叅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
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

歌歌曰

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
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蔡中郎文集外傳終

列口直介

夕作

一

圖書



律